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括異誌 第十卷

○鍾離發運 鍾離瑾，開寶間宰江州之德化。明年，將以女婦許氏。居一日，諭其胥魁，俾市婢以送女。翌日，胥與老嫗引一女子來。問其何許人，嫗曰：「撫之臨川人也，幼喪其親，外氏育之。」女受嫗戒，亦不敢有他言。君視事少間歸，遇於屏，是女流涕，有感容。且疑其家叱罵，詰之，曰：「不然。某之父昔曾令是邑，不幸與母俱喪，無親戚以為依。時方五歲，育於胥家□年矣，且將為己女。今明府欲得媵妾，胥與嫗以某應命。適見明府視事，追感吾父，不覺涕零。」君大驚，呼胥嫗以審，如女言。誠家人，易其衣食，如己所生。以書抵許氏，告緩期：「姑將輟吾女之資以嫁焉。」許亦惻然，復曰：「君侯獨能抑己女而拔人之孤女，予固有季子，願得以為婦，安事盛飾哉？」卒以二女歸許氏。久之，君夢一綠衣丈夫造庭，拜而謝曰：「不圖賤息辱賜於君，然得請於帝，願奉□任有土官，故來致命。」後果歷□郡太守，終於江淮發運使。今鍾離氏有仕籍於朝常□餘，獨出君之後，故世為肥之冠族。若許之名爵，父老已失其傳。嗚呼！二君之用心，非有求於世者，特發諸至仁耳。彼附貴而親，靦然自以為得，獨何人哉？施報之事，儒者蓋鮮言。若蛟龍斷蛇、杜回結草，千古豈苟傳？亦有以警勸云。

○蔡侍禁

蔡侍禁者，故參知政事文忠公之近屬也，景祐中，嘗為京城西巡檢。一日，冠帶坐廳事，有綠衣蒼頭展刺云：「郎君奉謁。」旋見一少年，狀貌如□五六人，衣淺黃衫，玉帶紗帽，升階拜伏。自稱郎君，云：「前生與兄為昆弟。」固請納拜。蔡知其異，不得已受其禮。與之偶坐，凝定神思，拭目熟視之曰：「郎君必天地間貴神也，何故惠然相過？」曰：「先居安上門諱三□年，今期滿，為皇城司主者所遣，故詣兄求一居止之所。」蔡曰：「某之廨宇湫隘，豈堪郎君之處也？」即詣西廡下貯蒿穢之室，曰：「乞冀除之，補除封戶，得此足矣。」乃辭去。蔡亦僂勉，令從者潔其室而扃鎖焉。少時，有虹梁自東南抵室門而止，驢駕、橐駝負載巨橐者，罔知其數。復有金飾犢車，垂珠簾、張青蓋者數□乘。又有衣錦袍、屬橐鞬而騎者，執轡而趨者，左右前後亦數千人。有伶人百餘，衣紫、緋、綠袍，奏樂前導，郎君者乘馬按轡，徐行其後。又有臂鷹隼、率獵犬泊四夷之人數百，偕入於室中。大抵類車駕之儀仗，他人弗之見也。俄頃，郎君復至，敘謝再三：「幸得居此，必無絲毫奉擾。苟有凶吉，謹當奉報。但勿令家人穴壁竊覘。或要相觀，宜焚香密啟，即至矣。」言訖不見。蔡氏舉族大恐怖，雖白晝，不敢正視其室。月餘，寂無他怪。間聞合樂聲，如聞風傳自遠而至者，自此差不懼。蔡之細君由隙窺之，見郎君者乘步輦，擁姬侍數百，皆有殊色；樓觀壯麗，池館邃爽，若宮室然。蔡有男，卒已□餘年，亦侍其側。因燔香已告，郎君即至，曰：「嫂何為者？」對以求見亡男。曰：「嫂子在郎君處甚樂，無用見，恐因驚而他適，則有所苦。」懇告以母子之情。呼出，母見即大慟，急就之，遂滅去，歎曰：「果驚去矣。」又數月，遇蔡誕辰，贊紼素數匹以為壽。舉視之，若煙綉縠，又如以蛛絲組織而成，固非女工之所能杼軸也。逮半歲，來告曰：「兄已授明越巡檢，明日宣下。今先兄往彼擇閨室而上焉。揚子江神，相與素善，恐知是親戚，故起風濤相戲，不須憚也。」言訖，即不見。虹梁自室門而起，南望無際，輻重儀衛如來時。翌日，果從明越巡檢。將至任，一日，郎君前方丈悉水陸珍品，顧蔡曰：「非敢故為異味，有悒於兄，恐不相益耳。」到任又半年，一旦來見，曰：「與兄緣數已盡，從此辭矣。」復由虹梁而去，竟不知所適。蔡族亦無他咎。（故客省張公亢守早涼之日說斯事，公亦有傳。）

○白鬚翁

嘉祐二年，大理寺丞常洵為荊州潛江縣尉，因徼巡至逕頭市，路次草中。有二女子，年□三四，裸形如丐者，偃偻出馬前，云是黃八娘家女奴，來投官乞命。詰之，一婢云：「嫗怒我啖殘&-OOBG1；（側裡切。）數撻，鞭笞百餘，又以火管遍灼我身。」一婢云：「我作勞少息，不覺嫗來，怒我不起，懸我足於梁，以刀割我尻肉。悉褫去衣襦，納空困中，不食已三日矣。」常問何以得來，云：「適有白鬚翁至困前，呼某等，令躍出，某云：『饑憊而困且深，不可逾。』」又曰：『但躍。』不覺隨聲而出，乃引至官道，云：『立此，少選有邑官來，可訴以脫。』」常至縣，逮黃嫗詰之，一皆承伏，即送府。時魏侍郎璵尹荊南，劾治，具款贖金而釋之。嫗今尚在，其悍戾殘忍，真狼虺然。嘗適數夫，或凌虐而致死，或恐懾而仳離。前此婢媵潛被戕害者數人，每陰晦，則厲鬼呼嘯所居之前後，嫗叱之，即泯然。噫！白鬚翁豈非神靈乎？指導二婢復生，可謂明且仁矣。向之被害者，茹歎衝恨於冥漠中，翁宜白之真官，以直其冤，易為力矣。而令幽滯於黃嫗之室，豈向所殺者當死耶？不然，兇暴之物，鬼神亦憚之也？不可致詰矣。（斯事常洵自云。）

○韓元卿

韓元卿，泗州人也，景祐五年，第進士。皇祐中，為陝州推官監司，俾鞠獄於武昌。事訖，歸夷陵，至荊州黃潭驛，忽持刀自剄，喉雖斷而未死。祖擇之時為荊湖北提刑，韓之同年進士也，即視之。韓不能語，但舉手如索紙筆狀。因授之，書云：「賊濫分明，罪宜處斬。」乃棄筆於地。祖命取桑根線縫其創。自以手褫去，翌日，遂卒。先是元卿調於京師，給稱無婦，娶富室之女，資送良厚。洵挈之到任，則故妻在焉，有男女數人矣。富人之女欲以書訴於家，則提防甚密，無由而達。歲餘，悒抑而卒。又不敢權厝於外，但裹以衾席，瘞於廨宇之隙地。韓既死，方具樞而斂焉。賊濫之誅，豈非此耶？

○李敏

李敏，嘗為兗州奉符縣主簿，會岳廟炳靈公殿歲久，再加營葺，命敏督其役。或曰：「宜先具公裳再拜，啟其事於神。」李不應，遂徹瓦。未半，黑雲滿殿庭，風雹大作。李始懼，披簡拜階下，仰視神座帳上，有黃龍長數丈，震霆數聲，穿屋而去，凡損椽百餘里。炳靈公自後唐明宗聽醫僧之語，遂贈官立祠。余謂：龍蟄於神帳上，因徹瓦而驚，隨風雷徙去，未必神之靈變也。

○樂平港電

潭州樂平橋港，乃湘之支流，傳有電能變怪食人，歲有溺死者。天聖中，市民李姓者弟溺死，不得屍，以為電之食也。李民痛切，無方以復其冤，因刺掌血，濡墨作章，夜醮奏而焚之，祈達於帝。是夜，夢吏若道士畫天神之從官者，驅民以行。久之，至一處，深嚴虛潔，若大府廡。而屏之外有數吏，以鐵索繫一物，長數丈，如龍而一角，目光如電，甚可畏。吏指告民曰：「爾將與此共見也。」民方悟為電妖。已而俱入，立庭下，遙視殿上若有人物往來，而不辨其詳。有頃，一人下殿，呼曰：「江電肆暴，枉害平人，決鐵杖一百，處死；李某不合以掌血腥穢上瀆高真，宜付王碩決脊杖□五。」遂俱驅出。民覺而歷歷志之。常惕息寅畏，懼罹罪罟，杜門不預外事。後□餘年，侍御史王碩知潭州，民坐遺火延燒一坊，伏罪，竟如所夢。（得之長沙僧寶珪云。）

○遵道者

僧令遵，陝州人也，多智數，善附麗權勢。天聖中，出入劉皇城家，因而名聞宮掖，莊獻賜與巨萬。於陝州造一寺，備極壯麗，凡用錢千餘萬緡。嘗自安業南街乘馬而西，呼僕取墜策。時有瞽者坐茶肆前，仰而言曰：「僧豪也。」遵異之。過百許步，下馬復來，揖之未已，即曰：「豈非墜策之僧乎？」遵曰：「然。」復曰：「若之聲名嘗達天聽，有之乎？」僧曰：「有之。」因問將來之事，良久曰：「自此□五年，歲在丙戌，當有大禍，宜杜門避之。不爾，免死為幸。」僧不憚而起。既歸陝，具以瞽者之言告其徒。咸曰：「遵道者，戒行素嚴，禍何由而至？」以謂不然。至慶歷六年，傳岩淵馬道人將圖不軌，陝有市民亦預其謀。民將自陳於官，密詣僧謀之。僧曰：「若自首於郡，不過免死而已。我有主人在京師，地連■■■，但持我書詣之，因其言以達朝廷，豈止免罪？當獲重賞。」民從之。行至洛，黨中二卒告變，籍有民名，捕得，盡道所以然之狀，及出遵書。時薛紳守陳郊，大怒，遂黥遵，為武昌城卒。

○董中正

董中正，宿州高資戶也，邢州僧慈演者，寓外宿有年矣，蓄錢千餘萬，寄於董室。其後僧病且死，錢遂沒於董氏。治平三年春，中正病亟，大呼曰：「邢州不須呵詆，待我還爾錢！」數日卒。其長男為符離衙校，既殯父，即日得病，信宿遂恍惚，云：「邢州就我父索錢，有人監督甚急，乞少緩，詎敢詆謾也？」既而又死。宿有樂人張遂，自岱岳回，出徐州界張弓手店，見衙校者躍馬而來。問之，曰：「大人有少緡錢，為券約不明，在兗州對辨，暫往省問。若今歸耶，可至我家，言我甚安，道中不暇作書也。」張至宿，詣董宅，將道其事，方知董之父子皆已死矣。（四會縣尉呂邈云。）

○同州村民

同州馮翊村民，寶元中有牛生一兒，旋失之。民家有老翁，八十餘，夜則來與老翁共語，人皆聞之。忽謂公曰：「我昨日往延州與羌賊交戰，南兵失利，劉、石二大將皆為賊擒。」鄰里相傳喧然，聞於邑大夫。方將逮翁詰之，後三日，敗聞果至。自茲州縣屢有呼問。兒謝翁曰：「我住此，令翁家不寧。」遂去，不復來。

補遺

○費孝先

費孝先，成都人，取人生年月日時成卦，謂之軌革。後有卦影，所畫皆唐衣冠祿位，亦唐官次，豈非唐之精象數者為之歟？

○劉燁

劉燁侍郎有別第在襄陽。燁卒，長子庫部又卒，乃鬻其第，為茅處士所得。夜聞呼曰：「庫部來。」俄一人頂帽，從數鬼，叱茅曰：「我第爾何敢據？速出，無賈禍也！」凡三夕至，其聲愈厲。茅叱曰：「爾昔為人，今為鬼矣，尚恃貴氣敢爾？若我擅居爾第，宜迫我出。爾子不肖，不能保有先人舊廬，售貨於我，尚敢逐我邪？」言訖，返叱令速出。鬼遂遁去。

○馮拯

天聖中，侍中馮拯薨。次年京城南錫慶院側人家生一驢，腹下白毛成「馮拯」二字。馮氏以金贖之，潛育於槽中。四方皆知之。

○王元規

王元規赴吏部選。一夕，夢一人衣冠高古，因訪以當受何地，官期早晚。書八字與之云：「時生一陽，體合三水。」既覺，不悟意。及泣官河南府河清主簿，凡三字從水，到官日正冬玉。（以上錄自宛委山堂本《說郭》。）

○嬰怪

丁晉公謂在政府日，竇夫人生一男，既三日，親戚來慶。日向中，負姥解裸將浴，兒齊身皆毛，忽躍起，援帳帶而上，據竿下視。亟聞於晉公，立命殺之。親戚大駭，秘不敢言。

○李德裕繫幽獄

學士馮浩有女適呂氏子。頃有女聲厲嘯其室，言曰：「爾前身某甲之妻，我乃妾也。若妒而害我，我訴於帝，抱冤幾□年始得伸，遂許復仇。又尋若僅□年，不知再生為呂氏婦，乃今逢焉。俟若今生命盡，相與歸陰府對辨耳。」自茲日夕語言，與家人雜處。忽爾不聞其聲逾旬，間復至。詢其所適，乃曰：「往陰府看斷李德裕公事。」或問：「李德裕唐朝人，逮今二百餘年事，何以至今方決？」曰：「陰司之獄，以人生死往來之不常，獄繫二百年而決者，不為久也。」聞其得罪者多與唐史同，亦有史中無者。

○女子變男

廣州有蕭某家者，嘗泛舶過海，故以都網呼之。有侍婢忽妊娠。蕭疑與奴僕私通，苦詰之。則曰：「與大娘子私合而孕也。」蕭有女年□八，向以許嫁王氏子，自□歲後變為男子，而家人不知也。自此始彰焉。吳中舍潛時隨兄官番禺，曾假玉仙觀為學。蕭子亦預焉，好讀《文選》，略皆上口，雖鬚出於頤，然其舉止體態亦婦人也。時景祐五年，任諫議中郎知廣州。（以上錄自商務印書館本《說郭》。）